

第 17 卷



王蒙文集



第 17 卷

散文随笔

(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散文随笔(1989—2000)

话说“红卫兵遗风”	(3)
民主的代价与选择的必要	(6)
哭老铁	(9)
忘却的魅力	(13)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16)
我可以在读书上下点功夫了	(18)
吃的五要素	(19)
永远的美丽	(23)
三访大连	(25)
佛罗伦萨一夜	(27)
又见伊犁	(29)
海的颜色	(32)
无花果	(34)
宰牛	(36)
新疆的歌	(38)
福尔摩斯是无赖吗?	(42)
作家的书简与友谊	(44)
四月的泥泞	(47)

我们大队的同事们	(50)
搬家	(54)
富有兄长之风的苏策	(58)
我爱喝稀粥	(59)
榴莲	(63)
妹妹正在浇花呢	(65)
旅游	(66)
商榷杂说	(68)
在声音的世界里	(73)
在公路上	(76)
“黄”及“黑”“白”“灰”	(78)
天街夜吼	(80)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日	(82)
一年的第二个春天	(84)
我在平民中学	(100)
盛夏	(102)
吸烟	(105)
无为	(107)
看电影	(109)
写作与不写作	(110)
接触与碰撞	(112)
名单学的新花活	(114)
“左爷”不左论	(116)
也算下情	(118)
我和图书馆	(122)
赞美绿叶	(124)
活得更好一些	(126)
我想念乌鲁木齐	(128)

我的喝酒	(130)
猫话	(136)
磨豆浆	(139)
多了一位朋友和助手	(142)
关于苏联	(146)
名之梦	(148)
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	(151)
说团结	(153)
感谢读者	(156)
美国人傻吗?	(158)
诸神下界	(160)
怀念刘力邦同志	(162)
在小绒线胡同	(165)
中餐的命运	(167)
超级市场的食品	(169)
湖	(172)
美国人更胖了吗?	(174)
贝拉吉奥的“形式主义”	(176)
穷与富	(178)
爱国主义的内容	(180)
关于敬业	(182)
静下心来	(184)
也说歌星种种	(186)
科摩湖里游泳	(189)
夏衍的魅力	(191)
哀悼高太夫人	(196)
焕然一新喜亦忧	(198)
往日情歌	(200)

说真话的风波	(202)
原子弹、健美操与精神食粮	(205)
微笑与金钱	(208)
黑马与黑驹	(210)
我们这里会不会有奥姆真理教?	(212)
壮游的“阿甘”	(214)
行板如歌	(218)
冬季	(222)
给孩子以更美好的童年	(230)
第六十二个春天	(232)
乔老爷一瞥	(234)
活与做	(236)
以讹传讹	(240)
梅花朵朵绕梁来	(242)
别荒煤	(244)
难忘冯牧	(247)
浪漫情怀	(251)
上集与下集	(253)
调门与选择	(255)
只言片语	(262)
晚钟剑桥	(267)
蓝色多瑙河	(272)
遥远啊,遥远	(285)
安憩的家园	(292)
心碎布鲁吉	(297)
你是哪一年人?	(303)
墙的这一边	(311)
乡居朗根布鲁希	(322)

靛蓝的耶稣	(329)
风格伦敦	(336)
怀念王任重同志	(346)
仁者之风巍峙也	(349)
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352)
读书一法	(355)
兰气息,玉精神	(359)
难忘的格里格故居	(362)
王昆不老	(366)
雪球树	(372)
独一无二的韦君宜	(374)
我看电脑	(376)
中国心	(378)
想念冰心	(380)
万民同欢的夜晚	(382)
澳门不陌生	(384)
灿烂的笑容	(387)
有无之间	(390)
从头学起	(394)
迎接二十一世纪	(395)

散 文 随 笔

(1989—2000)

话说“红卫兵遗风”

诞生于一九六六年的中国红卫兵曾经引起中国的与世界性的震动。红卫兵真正“红”了不过一个不长的时间，一九六七年搞“三结合”，“军宣队”“工宣队”登场以后，红卫兵便“上山下乡”，退出了政治舞台，而今更是被“彻底否定”了。但笔者常常觉得，红卫兵的产生绝非偶然，红卫兵的一套绝非凭空而至，这里不但有历史、社会、文化的根源而且也有人性的依据。红卫兵遗风同样没有也不可能一时绝迹，红卫兵式的思想与行为意识仍然保留在一些普通人包括批评红卫兵运动很严厉的人身上。例如：

一、爆破意识。等待时机，全面横扫，动辄在文化学术问题上搞彻底批判，骂倒一切，上纲上线，根本扭转，呼风唤雨，大帽子吓人，随时准备放出手榴弹、炸弹、原子弹，杀个片甲不留，并以此为立功扬名显示自己正确的捷径。

二、砸烂意识。鼓吹先砸烂再说，不砸烂就不能分清精华和糟粕，并辩称反正真正的精华是砸不烂的。说得倒蛮好听！其实精华与糟粕本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东西，而红卫兵的不幸经验告诉我们，砸烂精华保留糟粕的事情比砸烂糟粕保留精华的事情更容易发生。

三、泼污水意识。往高处泼污水就可以抬高自己，往巨人身上泼污水自己就会变“巨”，用对手的伟大来衬托自己的伟大，也是好办法。越是貌美的女演员越要剪她的阴阳头，越是权威大人物越要辱骂，越是神像越要推倒，越是神圣殿堂越要闯入拉屎撒尿，以藐视

权威标榜,不料却反映了一种弗洛伊德式嫉妒变态心理。

四、速成意识。凡事图痛快淋漓大闹特闹,奋起一下千钧棒,三砸两骂,玉宇澄清,新观念新世界出现。似乎改变一念之差就会万事大吉,其实是拒绝做长期的渐进的积累建设工作。

五、一鸣惊人与风头意识。不需解释。

六、救世主意识。已经变修了,变坏了,没救了,只有大闹天宫才能救世救民的使命意识。

七、破四旧意识。历史现实、人物文物、科学艺术、风俗习惯、表征符号、形式内容……全都以单一的意识形态标准、价值观念去衡量,合则取不合则斥则去。因而一大批东西属于“四旧”,非破他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才有希望,非搞成一张白纸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可。

八、新纪元意识。过去就是误会误谬误区,新纪元从兹开始,自我作古,推翻前人的一切成绩和一切结论。

九、两极意识。非新即旧,非友即敌,非革命即反革命,非无产阶级即资产阶级,非正确路线即错误路线,非新潮即守旧,非全盘西化即全盘国粹,非受迫害的即迫害人的等类的方法与观点。

十、站队意识,即投靠意识,押宝意识,摸风向意识,求肯定意识。押对了受用无穷,押错了依然故我,不押不靠则永无出头之日。故而恶语伤人者也不吃窝边草,还要摇尾巴乞爱。一身而兼孙猴子与侍从官两种角色。故而任何争鸣讨论都会变成“权力”“派系”之争。

十一、吹牛意识。易解不赘。

十二、“最最最”意识。爱憎臧否,必用其极,感情代替理性,实用利害代替科学,需要代替事实。

十三、学术文化上的专政意识。不是我专你的政,就是你专我的政,你听不得我的意见,我也听不得你的意见。

十四、看风使舵意识。赶浪头趋时髦意识。

十五、山头意识、派别意识、小圈子意识、党同伐异意识。

十六、自我美化意识。

十七、取代意识。“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彼可取而代之”。只能取代,不能互补共存。

这意识那意识,红卫兵意识的核心是破坏意识,是政治或业务领域中的胡作非为乃至流氓意识,是抹去一切突出自家意识。热衷于破坏并为之披上各色虎皮新皮,又冲又闯,先声夺人。甚至鼓吹破坏是扫除建设的拦路虎,是扫除建设场地的垃圾,因此是建设的不二法门。自从项羽烧阿房宫以来,就树立了大破特破,破字先行的先例。这种做法既反映了人性的通病又形成了我国的独特传统。这就形成了我们在文化性格上的三个不足:一是吸收新思想变革自身不足。二是保护保持发扬一切有价值的旧文化不足(以至围棋茶道要去日本学)。三是点滴建设不足。一个过剩,便是大言清谈过剩。于学术,写一本书不如痛骂一本书更来劲。于官场,做出政绩不如打倒对立面更见效。于市场,提高水准不如坑骗别人更出效益。于文化事业,普及教育不如大骂愚民更响亮。于逻辑,证明自己正确高尚不如证明别人平庸、失误、俗鄙更方便——其实即使证明了别人的渺小也不能证明你不是更渺小。看来,这种遗风,这种狗熊掰棒子式的取一个扔一个的传统,这种充满投机性的破坏性,还会保持下去,保持相当长时间。提倡建设积累渐进,提倡兼容,提倡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态度、民主的态度,还是长期艰巨的事,还会受到“传统”及打着反传统的旗号的“传统”的攻击。回忆一下红卫兵运动,莫道当年的小将幼稚可笑可恶,而是从文化心态上找找原因,鉴别对照一番,也许不是没有好处的。

1989年1月

民主的代价与选择的必要

从总体和长远来说,学术民主当然是极好的。使人们思想活跃,使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讨论争鸣能够正常进行,使人们比较易于避免独断论与片面性,避免由于盲目性而产生的谬误。也就是说,学术民主有利于人们去探求真理。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一讲民主就会自动涌现真理。正像不见得一讲创作自由就立即涌现杰作。相反,由于学问功底、全面素质在已往的年代中受到的损伤,由于市场法则的影响和学术投机心理的存在,由于大变革的年代价值观念在蜕变与再造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失落与动荡,也由于长期形成的读者、群众中的一窝蜂、一阵风、一拥而上然后不断转移热点的阅读或求学风尚,更由于一批年轻人勇于否定别人、肯定自己、急于崭露头角的急切心理,在各种有价值的、给人以启迪的理论成果的问世同时,各种轻率的胡言乱语、牛皮大炮、声嘶力竭,也像泡沫浮萍、小鱼小虾一样必将和已经浮现在学术民主的潮面上。这一点,从近年来的文学评论上,看得尤其明显。

这就是民主的代价,叫做严肃探讨与信口雌黄齐飞,扎实学问共自我兜售一道。只允许严肃探讨与扎实治学存在而不允许信口雌黄与自我兜售存在的结果,很可能是连自身的存在也被取消。百家一争鸣就出一百种真理的可能性从不存在,出现十几家深思熟虑严密审慎的做学问者就不错,大概起码还会出现不比十几家少的大言欺世大闹盗名的靠搞学术噱头立足的轻薄儿。更多的则是出现眼前有

个什么东西一晃或捡到一块碎片,就立刻以为独家找到了开始学术新纪元的基石,争分夺秒地抛出去叫卖出去的幼稚病。

这样,在学风上就必然是用匆忙趑入的“新观念”去横扫一切,用林立的和不断变化的旗号去招揽顾客,多断语的更迭与无限夸张而缺严密的逻辑更乏翔实材料,喜欢从“根本”上大吹大擂说大话而不愿做具体题目具体项目;自我吹嘘时髦而谦虚谨慎过时吃亏,自我作古自我祖师爷时髦而学习积累继承过时吃亏,统而骂之时髦具体分析过时吃亏;曾经把愚昧视为忠诚虔敬,而现在反过来把一切忠诚虔敬视为愚昧,曾经把智慧视为奸诈而如今把奸诈视为智慧等等。

或曰现在的学风太坏了,应该回到五十年代那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定于一尊的局面。恐怕第一,这难以做到,即使再增加几声有力度甚至有背景的要求唯我独尊的呐喊,也同样会汇合入、消解入学术自由市场上的叫卖声中。第二,这也不好。现在的所谓混乱,正是过往年代那种用一条绳子捆起来的局面的反动。虽然这篇小文的前面多讲了些消极面,但是这些消极面正是积极面的另一面。积极面是,思想解放了,能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了,能变革也能前进了,积极了活跃了,在众多的浮萍泡沫小鱼小虾之中或之后,真理的巨鲸离十亿人更近了。

或曰现在这个样好得很,打倒一切权威,除了我和我的圈子。真是得意洋洋而又憨态可掬。恐怕这也不行。学问应该是真学问,重材料之翔实,思想之深邃,逻辑之颠扑不破,立论之认真,态度之严肃而又谦逊。靠“骂派”求响,靠“虎牌”吓人,靠旗号、名词和不断翻新的断语来追求轰动效应,最多只能热闹一时乃至只能热闹一次。骂得愈彻底愈绝对愈普泛愈“震动”就愈是一次性的。经过时间的冲刷,经过竞相宣布旁人过时的喧嚣,如林的旌旗也好,如炮的大话也好,究竟能够留下来什么呢?

民主要付出代价,不能因拒绝代价而拒绝民主。拒绝民主的代价会更高——例如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不能

走回头路。

民主需要选择,需要保持健康的清醒的头脑。越是进行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就愈要懂得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尊重前人与别人的成果、尊重历史。不要被一时的浮泛的轻狂之物所迷惑,所吓倒,所淹没。学问要有真货。议论要有根据。炮声隆隆,硝烟散尽之后,要有真正的积累与建树。对历史,对材料,对前人和今人,对迄今的种种实践包括成功的与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都需要有更郑重更求实也更有尊严的分析与对待。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跟着起哄。

1989 年 2 月

哭老铁

——并哭鲍昌、莫应丰

我没有想到这一个蛇年开始得这样凶险，死神突然不容分说地降临到一批正在英年的作家身上。

铁依甫江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维吾尔大诗人。他写的歌颂朝鲜人民的诗《当我看见山》感人至深。还听说早在十六岁，他的第一本诗集即在苏联的中亚地区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出版了。我是怀着羡慕和崇敬的心情来面对铁依甫江这个名字的。以至于凡是遇到我喜爱的维吾尔族歌曲，例如《伟大的园丁》《迎春舞曲》……我都认为是铁依甫江作的，为老铁争著作权而和别人辩论。当别人以确凿的证据证明某个歌词并非老铁所作时，我则怅然若失。

六十年代初期命运使我成为新疆文联铁依甫江的同事，当时的老铁有不低的级别待遇，却又在政治上极不受信任。先是不停地让他去学习，接着便进行相当规模的批评。有一次批评他的一首未发表的诗《基本上的控诉》。老铁在诗里说，“基本上”三个字被滥用了，明明把事情搞糟了，偏偏说什么“基本上”是成功的啦什么的。诗里还有一句话，讽刺吹牛皮放大炮的人，说他们是“用舌头攻占城池的勇士”。这句话被认为非常“恶毒”（或者说是非常精彩），说老铁攻击了“大跃进”，“罪该万死”。

老铁是名诗人。更是名“运动员”。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一搞政治运动就要批评他，来头很大，人人得而攻之得而侮之。确实许多

人是响应号召来批他的,但确实也有几个人通过毁损比自己智商高许多成就大许多的名人感到一种特殊的快意,以弥补自己卑琐的生命与愚鲁的头脑带来的自惭形秽的空虚。我到新疆以后才知道,铁依甫江是打入“另册”的人,是人们嘲笑和贬斥的对象。

老铁学会了做检讨,所以每次运动都能化险为夷,又因为诗名赫赫,运动了半天还是著名诗人、十三级干部老铁。而不管怎么运动怎么检讨怎么贬斥,铁依甫江始终是二目炯炯,面带笑容,身强力壮,谈笑风生。他的笑话永远被传诵,他的笑话集中起来又成为运动中的“罪行”。承认并批判了“罪行”之后他被宽大,宽大之后再说新的笑话。幽默感是老铁的基本功能与基本品质。没有幽默感老铁不可能活到今天。没有经历过老铁的坎坷的人无权对老铁的善检讨与多幽默进行非议。

“文化大革命”中老铁过不去了,被说成敌我矛盾,下到农村当农民。据说老铁仍然活得不错。他小时候读过伊斯兰教的经文学校,懂经文——阿拉伯文,也懂一些波斯文与俄文。据说在农村他成了衣麻穆——经师,到处念经,并受到农民宰羊屠牛的招待,不知是不是事实。

旋即老铁被落实政策召回,旋即成了受宠的人物。于是又有人侧目而视。我在一九七三年以后也通过铁依甫江的美言争取了自己的处境的些微改善:如可以不去坐班,可以更多地读书、翻译与写作,虽然没有写成什么,但是老铁没有拒绝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这也算惺惺惜惺惺吧,谢谢你,老铁哥!

“受宠”以后便要写一些应时的诗。我还译过几首他的这种无价值的诗。后来情况又变了,老铁又不那么“受宠”了。后来“四人帮”就倒了。

老铁和我都为他写我译的竟是那种口号诗而遗憾。“四人帮”倒台以后我向他建议,写十首真正有感情诗吧,最好是爱情诗,我给你译。他很赞成,但终于没有写出来。青年诗人——天才——可